**线绳缠绕处，人格生长时**

**——读《儿童的人格教育有感》**

**礼河实验学校 孙辉**

在综合实践活动教室里，几十双眼睛紧盯着我手中舞动的红绳。当一根平凡无奇的线绳经过盘绕、穿插、拉紧，最终化作象征吉祥的中国结时，孩子们眼中总会闪烁惊喜的光芒。作为从事中国结编织教学多年的教师，我见证过太多这样的时刻，但直到遇见阿德勒的《儿童的人格教育》，才真正理解：指尖缠绕的线绳，编织的不仅是绳结，更是儿童人格发展的轨迹。

阿德勒在书中揭示：“儿童生来就有自卑感，它会激发儿童的想象力，激励他们试图通过改善自己的处境来消除内心的自卑感”。这一洞见彻底改变了我对教学的认知——原来当学生面对一团乱绳时流露的焦躁，在作品失败时撕扯绳线的愤怒，在同伴作品更精美时低垂的头颅，都是自卑感的不同表达。而教育者的使命，恰如阿德勒所言，是“帮助每个儿童克服其自卑感，建立健康的人格基础”。中国结课堂，正是我践行这一使命的独特场域。

**在编织中克服自卑**

记得七年级小龙同学初次拿起绳线的场景：手指僵硬地捏着红绳，反复尝试基本结法却屡屡失败。当周围同学陆续举起作品，他把脸深深埋进臂弯，小声地说着：“我的手有点笨的。”这一幕印证了阿德勒的观察：当学生在新环境中遭遇挫折，容易陷入“无能感”的自我认知。传统教育中，这样的孩子可能被贴上“动手能力差”的标签，但在阿德勒的启示下，我看到了教育转化的可能。

我调整了教学策略：不再要求全班统一步骤，而是将编织过程分解为可选择的四级阶梯：基础结法→组合技巧→创意设计→文化应用。小龙选择从最基础的平结起步，当终于编出均匀的手绳时，她眼睛亮了起来。更可贵的是，他将这项技能带回家中，在奶奶生日的时候，给她编了条手绳。当奶奶高兴地带上他编的手绳时，小龙感受到了“我能为他人创造价值”的喜悦。这种源于实践的成功体验，正是阿德勒所强调的“通过具体成就建立自信心”的生动体现。

**手工中的习惯与品格塑造**

“教育无非是培养一种习惯”，叶圣陶先生此言与阿德勒的人格发展观不谋而合。在编织教学中，我深刻体会到：当绳结的规律内化为行为的韵律，便是品格生长的开始。

八年级的小杰曾是典型的“三分钟热度”学生。在制作多宝串项目时，他因穿珠顺序错误而烦躁欲弃。我引导他采用“三问解困法”：哪里出了问题？（两股线穿反了）→ 能补救吗？（拆解重做）→ 需要什么支持？（固定夹）。经过三次拆解重编，当终于完成作品时，他感叹：“原来慢慢来反而更快。”这种抗挫力的培养印证了阿德勒学派的核心观点——勇气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累积的。

更让我惊喜的是习惯的迁移效应。每天课后，我都留5分钟让学生们整理材料箱、修复松散作品。有学生对我说道：“看着散乱的线团变整齐，就像把心里的毛躁也理顺了。”这种转变印证了叶圣陶的论述：“成自然就是不必故意费什么心，仿佛本来就是那样的意思”。当责任行为成为习惯，便沉淀为品格——秩序感、责任感、坚持性等人格特质，在丝线的反复缠绕中悄然成型。

**在功利教育中守护指尖智慧**

“学这些有什么用？考试能加分吗？”家长的质疑直指手工教育的现实困境。当听到学生在家编作品时被家长斥为“浪费时间”，我意识到阿德勒警示的教育异化正在发生：功利主义教育正在割裂知识与人格的完整性。

面对质疑，我以实证回应：南京神经科学研究显示，手部精细动作能显著促进前额叶发展——这正是执行功能的核心脑区。动手实践培养的“解决问题能力”才是未来竞争力。

更深层的价值在文化传承中彰显。在“古结新绎”项目中，学生们研究战国盘长结的技法后，创作出融合其他元素的现代壁挂。阿德勒曾指出：“健康的人格需要文化根基的滋养”。当孩子们在结艺展上自信解说：“这根回纹象征中华文明生生不息”，他们获得的不仅是技艺的精进，更是文化自信的觉醒——这种根植于血脉的认同感，正是抵御“空心病”的精神抗体。

 回望多年教学路，《儿童的人格教育》如明灯照亮前路。丝线交织的不仅是蟠枝虬结，更是健全人格的生动写照——那些曾被绳结困扰的双手，已学会为生命塑形；那些在协作中学会的共情与创造，终将成为他们应对世界的内在力量。

阿德勒的智慧启示我们：教育是农业而非工业。作为园丁，我们提供的是尊重差异的土壤，允许试错的阳光，相信生命的耐心。在绳结的方寸之间，我触摸到教育的真谛：所有技艺传授，终应指向人格的成全。当学生带着亲手编织的中国结走向远方，那根贯穿始终的文化血脉，将永远连接着对生命的敬畏与热忱——这或许就是人格教育最诗意的隐喻。